

后殖民生态批评: 后殖民研究的绿色

苗福光

摘要: 后殖民生态批评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生态转向”。后殖民生态批评以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的哲学理念为其理论基础,其出发和归宿点是后殖民主义研究,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最新发展。本文首先回顾后殖民主义研究;继而分析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生态主义思想、殖民史、生态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渊源;指出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的旨归:追溯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的历史关联、挖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悖论、阐释文化文学文本中的动物和环境书写,以揭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帝国霸权文化根源。后殖民生态批评是一种发展中的全新文化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对当下中国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等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生态批评; 生态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 物种主义

作者简介: 苗福光,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劳伦斯、文学生态学、中西文化传播等方面研究。电子邮箱: miaofuguang@sina.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全球孔子学院(2004-2014)生态运营模式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 14YJAZH05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Greening Studies of Postcolonialism

Abstract: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develops in the ecocritical turn of postcolonialism, and a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postcolonialism, it is grounded on postcolonialism and ecocriticism, starting with and ending in the study of postcolonialis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ostcolonialism and then it examines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s theoretical source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thoughts, history of colonialization,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The paper proceeds to summarize three main tasks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namel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racism and speciesism, exposing the paradox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interpreting animal and environment writings in literary discourses, so as to expose the imperial hegemonic cultural grounds for the global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is still an emerging cultural and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hich may bring inspiration fo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imperialism; racism; speciesism

Author: Miao Fuguang, D. Litt.,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nd the vice director of Youth Ecocriticism Association of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ecology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mail: miaofuguang@sina.com

一、后殖民主义再审视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

影响下迅速崛起,其“解构”特性延续和拓展了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疆域。后殖民主义明显带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内涵特征,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改军事武装侵略和殖民策略为对包括前殖民地在内的世界

各地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的间接控制,实行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策略。后殖民主义包括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后殖民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后殖民理论主要指西方内部理论家对写作/话语、社会与政治、经济等学科的研究,它明显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后学”(posts)的推动和影响;而后殖民文学则指与以英法帝国为代表的宗主国的原殖民地文学相对居于“中心”英法帝国的“主流文学”,后殖民文学则是居于“边缘”的“非主流文学”(王宁 78)。二十世纪前期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然而在经济、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领域这些“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依然身处“边缘”,依赖原宗主帝国。同时,原帝国列强凭借其先进的经济和技术、文化,打着“援助”的各种旗号,对原殖民地国家继续着“新的殖民”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挖掘帝国殖民本性时天然地团结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一切具有“解构”的力量,以消解“中心”帝国,构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因此,后殖民理论本身具有复杂性的特征,衍生出众多的研究分支“后殖民主理论的方法可分为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分支”(Hart 73)。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研究内容和形式上的跨学科性特点,文化、历史、男权中心、女性解放、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媒体宣传等等无不囊括其中。同时,后殖民文学领域更为广阔,按照澳大利亚后殖民研究者比尔·阿什克罗夫(Bill Ashcroft)等人的说法“非洲国家文学、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以及斯里兰卡等过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文学,美国文学也应列入这一范畴”(Ashcroft, Griffiths and Tiffin 2)。由阿什克罗夫等人开列的这个名单可见,除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文学,世界所有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原殖民地文学都属于后殖民文学概念范畴。在更广泛意义上,带有“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文学的疆域则还要比上述概念更为广阔,它甚至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内的国家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研究曾在中国风靡一时。中国主流学者对后殖民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多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后殖民主义。

王宁在指出后殖民主义的精神理念来源从斯本格勒“西方的衰落”获得了灵感、从德里达获得了解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巴赫金获得了对话诗学、从格拉姆希获得了霸权的概念、从[福柯]那里获得权力和知识的理论,因而导致其自身疆域不清、理论支流众多的特点以外,还不无正确地指出后殖民主义代表性人物、印度裔美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身份尴尬:拥有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边缘性”与争夺西方主流文化阵地“中心”位置话语权的论争。因此,“这样的批评[后殖民主义]应该说仍然是一种第一世界内部的话语主导权的争夺,与真正的后殖民地批评相去甚远,因而自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的不可避免的两重性”(王宁 80)。盛宁在指出斯皮瓦克虚假的“印度人”身份后提醒中国学者“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尤其需要牢记。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所谓‘后殖民’不是文化所进行的批判,而是宗主国培养出的一部分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营垒中的反戈一击。[……]所以我们说,后殖民文化批评最关键的一条是:它关注的仍是西方文化内部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盛宁 89)。盛宁认为后殖民主义不过是西方文化内部的一种理论反思和论争,它所构建的“东方”依然是西方想象的“东方”,未触动西方文化话语的霸权本性。甚至有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热持有“恐怖”的心理反应,郑重指出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拥有“东方”血统、实借用西方话语霸权“压迫”东方学者的虚伪本性,从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的特性(杨乃乔 131)。杨金才在指出后殖民主义对帝国殖民主义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后殖民主义身份矛盾的“缺失”后,不无见地地总结说“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方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我们不必因为西方文化占据着中心地位,就对之盲目崇拜;也不必因此而对之心存芥蒂,时时提防,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不应当成为其受到崇尚的理由,也不应当是它受到排斥的原因”(杨金才 156)。

总而言之,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研究)是一种知识、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话语体系,它分析挖掘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和土地占领的文化霸权逻辑,揭示西方帝国中心的知识权力政治统治策略;因而它自身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性。后殖民主义联合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乃至人类学等诸多理论流派,具有极其庞杂性、边界模糊性特点,也因此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二十世纪后十年中国学者的反思,后殖民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印度裔美籍斯皮瓦克和英籍巴巴(Homi Bhabha)、巴勒斯坦裔美籍萨义德(Edward W. Said),一方面他们拥有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的血统,他们通过构建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具有“中心”的“第一世界”西方文化霸权地位,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移动;另一方面,后殖民主义理论依然是“西方中心”的内部游戏。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争论、建构和发展从未停止,而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又出现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新动向——后殖民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绿色”。

二、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源流

笔者以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是生态主义浪潮中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生态转向”(ecocritical turn),是继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后与殖民相关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其焦点转向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等在内的生态环境,并挖掘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文化根源——西方帝国霸权文化。

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者不可能不注意到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在世界文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种“思维的范式革命”:生态主义(ecologism)研究的勃兴(苗福光 2007)。而文化、文学领域内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概念早在1978年就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就提出了。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对生态批评的定义被广泛引用“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之间的关系”(Glotfelty and Fromm xviii)。此后格罗费尔蒂又在其他场合阐释了这一定义:正像女性批评是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文学,而通过阅读文本,马克思主义批评给予人们生产方式和经济等级的认识和理解一样,生态批评按地球中心(earth-

centered)的方法入手来进行文学研究。此后,生态批评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并被美国现代研究学会(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接纳,1993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会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创办,现在该刊物早就成为A&HCI索引期刊。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目前在世界2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支学会(王莉娜 苗福光 54)。生态批评的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追溯至21世纪初,中国学者王诺、朱新福、韦清琦、刘蓓、苗福光等先后撰文介绍欧美生态批评的发展与理论内涵。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可以称之为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里程碑。此后生态批评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2008年,“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2010年“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学会”成立。与此同时,在生态批评之先,中国学者在有着丰富深厚生态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和国际“生态主义”潮流影响下创建了中国生态人文研究学派,其中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堪为代表。对此,笔者无意在此赘述。

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发现美洲大陆,此后欧洲人开始了在美洲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掠夺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比(Alfred Crosby)在回顾西欧帝国对美洲的殖民历史时指出,正是通过“剥削当地[美洲]的生态系统、矿产和整个大陆的人的财产”西欧帝国才完成了自身经济的“跃升”(the jump) (xviii)。欧洲对世界各地的殖民入侵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殖民地本土居民灾难性的种族屠杀、流离失所和边缘化。与此同时,殖民入侵还导致了欧洲以外的各地“环境”(environments)的剧烈改变:人类疾病的传播,本土森林的过度砍伐和动物的大规模猎杀,欧洲植物和动物物种的植入,等等。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格拉海姆·哈根(Graham Huggan)和现任职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的海伦·蒂芬(Helen Tiffin)评述说“在欧洲殖民统治下,被入侵、占领和定居土地上的资源为帝国利益而被剥削;为金

钱而种植的作物和欧洲之外农业实践通常代替了打猎和生存之需的耕作,如此摧毁了已有的生态系统,土地变得贫瘠,甚至——撒哈拉沙漠就是一例——导致了沙漠化。无论何种程度的改变,流离失所者经常面对贫穷和饥饿,原来环境、人类和动物的依存关系被割断,有时无法恢复”(Huggan and Tiffin, “Green” 1)。西欧帝国列强在全球范围的殖民历史无可避免地导致对殖民地原始居民、动植物、土地、河流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帝国列强的殖民史就是一部“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的“生物扩张”(biological expansion)史(Crosby xiii)。

后殖民主义时期,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借助“发展”之名,在落后的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南非)开采自身经济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太平洋岛屿的核设施建设,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游艇造成的过度污染,借休闲旅游和捕猎活动的开发引发当地生态恶化,生态链断裂,物种濒临灭绝。从而,导致了当地原始居民激烈“绿色”对抗,以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人们不禁要问:以“发展”为旨归的后殖民主义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的生态批评看似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又如何结盟成“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呢?另外,后殖民主义者指责生态批评者“深生态”(deep ecology)运动那种忘却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的生态掠夺历史,而妄谈人类以外自然生态的保护,是一种人类社会间的不平等(Cilano and DeLoughrey 71)。然而,后殖民主义者对包括水、土地、动物等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关注与生态批评对“非人类世界”(non-human-world)森林、河流、物种等的关注却有着共同的话语空间。诚如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穆克荷吉(Pablo Mukherjee)所说“确实,任何声称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让我们称之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全球状况的理论化,都不得不思考环境因素诸如水、土地、能源、居所以及带有政治和文化分野(如国家、社会、冲突、文学、戏剧、视觉艺术等)的迁移的复杂关系。同样,任何声称重视阐释环境(让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研究[eco/environmental studies])的领域必须能够追溯诸如森林、河流、生物区域和物种的社会、历史和物质对应物”(144)。

克罗斯比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扩张主义”)的概念正是孕育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哲学基础之一。澳大利亚生态女权主义研究者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指出以“理性中心文化”(reason-centered culture)为特征的西方男性二元思维模式是欧洲帝国统治的根基,也是造成现今物种大规模灭绝和快速逼近“地球生物物理极限”的罪恶根源。她声称这也是所有生态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哲学基础把自然和动物看做“他者”(the other),要么是人类的外化要么永久服务于人类,成为取之不尽的资源(Plumwood 4-5)。“生态帝国主义”又是导致“生物殖民”(biocolonization)的根源“生物殖民”假借西方先进生物技术,鼓吹诸如基因修正等生物技术至上主义,入侵本土知识体系,实则是满足西方自我需要和政治诉求。再有,“生态帝国主义”又是一种“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美国环境哲学家戴恩·库尔汀(Deane Curtin)把环境种族主义定义为“在理论和实践中,种族和环境的相连,对其中之一的压迫必然关系到对另外一个的压迫,两者相互依存”(145)。“生态帝国主义”者把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直接或间接与种族挂钩;其实不难看出,环境种族主义更可视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成为发达国家把自家垃圾转移至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完美借口,从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

如上所述,中国学者面对后殖民主义研究热潮,多保持冷静的态度,指出了后殖民主义不过是西方内部话语权争夺的游戏而已。然而,居于“边缘”的后殖民主义者“解构”西方霸权却是事实,从而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也正是以赛义德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者有意无意地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奠定了哲学基础,诚如赛义德所说“如果有什么极端地彰显了反帝国主义(anti-imperialism)想象的话,它就是其内部的地理要素。毕竟,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geographical violence)行为,通过地理暴力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空间被探索、制图,并最终置于控制之下。对于本土居民来说,殖民的奴役历史通过土地被外来者占据而开始;此后,它的地理身份被找寻,并以某种方式被恢复[……]因为殖民外来者的出现,土地[land]最初只能通过想象而

获得恢复”(Said 77)。虽然赛义德强调的是文学想象力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而面临着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如何恢复业已被历史的暴力破坏的土地? 如若不遮蔽自然与人类时间的认识论差别, 自然又如何被历史化? 而且, 当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拒绝地方土地所有权, 以及污染、沙漠化、森林砍伐、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全球环境恶化如此有力地提醒我们任何空间的生态相互依存时, 对土地的意识更新有何必要?”(DeLoughrey and Handley 4) 虽然如此, 赛义德通过土地(land) 的概念奠定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渊源, 毕竟土地是帝国扩张占领的对象, 而被侵占的土地上的野生动植物被无情地摧毁, 这当然被看做一种生态非正义行径。在这里, “土地”的概念几乎可以等同于“自然”了。与此同时, 斯皮瓦克和巴巴还发展了一种“贱民”话语(subaltern discourse) 体系(生安锋 60), 从而也为后殖民生态批评奠定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批评深切关注了进入全球化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其主要内容包括: 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和自然界的压迫, 呼吁关注妇女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聆听属下妇女真实的声音; 关注世界银行与‘绿色革命’背后所隐藏的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非生态正义, 以及基督教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类对自然的生态压迫, 吁求‘从底层[subaltern]学习’和‘动物解放神学’, 倡导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唐晓忠 25)。在此, “贱民”的含义不仅指被统治的底层人们, 同时也指被猎杀的动物、被摧毁的生态环境。由上所述, 不难看出后殖民主义直接孕育了后殖民主义的生态思想。

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者不仅包括来自西方帝国中心的诸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和哈根等学者, 同时更有来自原殖民地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诸如普拉姆伍德等学者。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者正是抓住了被后殖民主义者揭露的西方殖民霸权的历史事实, 和生态批评学者一起完成了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大厦的致命攻击。

三、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旨归

后殖民生态批评意在探寻种族主义与环境物种主义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指出种族主义与

物种主义的统一性; 挖掘“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 以防借助发展之名而进行的生态环境破坏;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批评话语理论, 阐释文本中的动物书写、环境书写, 为生态环境开启环境的想象之门。这三者皆为后殖民生态批评旨归。

(一) 种族主义(racism) 和物种主义(speciesism)。后殖民生态批评指出西方“霸权中心主义”(hegemonic centrism) 思想不仅是导致欧洲帝国国家在全球进行殖民的心理动因, 同时也是导致人类未能正确定位与环境、动物等非人类世界的生态关系, 造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霸权中心主义”思想不仅是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 的根源, 其过度强调人类理性的文化优越性也是把动物看做“他者”的物种主义的哲学基础。基于这种霸权理性文化逻辑, 欧洲帝国殖民者为自己的侵略和殖民找到了看似正当的理由, 在殖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与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是不可分割、统一的概念; 他们把欧洲以外的土地以及居于其上的人们和动物看做“空间”(spaces), 是“未曾被占用、使用效率低下或者空置”, “本土文化是‘原始’的、非理性的, 近乎婴儿、动物和自然”(Plumwood 53)。诚然, 把动物、环境等非人类世界看做低等的环境种族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并非仅见于西方文化中, 它甚至常见于很多文化模式中, 内化为一种日常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时期, 西方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幽灵依然阴魂不散。因此, 哈根和蒂芬不无忧虑地说“尽管近来生态/环境批评取得了进展, 整体上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 尤其后殖民研究仍需重新定位各自探究领域中心的物种边界和环境关切; 审视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联仍然急迫, 也从未像现今那么切题。毕竟, 后殖民主义关注的征服、殖民、种族和性别主义, 以及它在本土和流散[diaspora]理论方面的投入、本土居民与入侵者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也是动物和环境研究关注的中心”(Huggan and Tiffin, “Postcolonial” 6)。人类居住的地球也未曾像当下面临如此严峻的生态难题: 物种消亡、土地沙化、森林退化、水土污染等, 因而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对当下不仅迫切, 也事关

人类自身生存。

(二) 发展与环境。哈根和蒂芬在《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中指出“作为新兴领域,后殖民生态批评中心任务之一是质疑西方发展的意识形态观——也试图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替代品”(Huggan and Tiffin 27)。激进的第三世界批评者争论并怀疑“发展”(development)说白了不过是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一种伪装形式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殖民主义表现为一种庞大的技术统治机器,其目的实则服务于西方经济和政治利益。无论怎样,西方发展意识形态观都是后殖民研究和环境批评的审视对象。因此,后殖民生态批评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发展”?它如何被定义和考量,又为谁的利益服务?发展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是什么、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后殖民社会,发展又走向何方?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与环境的联系又是什么?最后,后殖民生态批评能为当下与历史的/当下或历史的发展辩论带来什么?作为文化和环境主义行动者的怀疑派,后殖民作家在追寻反或者对抗发展(anti-or counter-development)方法时,又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Huggan and Tiffin, “Postcolonial” 27)?

发展首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又带有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构建痕迹。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萨赫斯(Wolfgang Sachs)所说“发展的含义依赖于富裕国家的感受”(Sachs 26)。以萨赫斯的观点来看,发展是依赖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的“感受”、是这些“富裕国家”利用自身经济和技术等优越的地位构建的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概念,自然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社会;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处于发展的被动地位。同时,发展又是一个历史地形成的概念,包含着地处北半球发达国家与地处南半球不发达国家殖民与被殖民的历史,在后殖民社会这种披着现代化外衣的发展概念,依然是横亘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诚如秘鲁外交家德里瓦罗(Oswaldo De Rivero)所说,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必然会让第三世界国家付出“潜在的毁灭性环境代价”(110)。因此,在德里瓦罗眼里“发展”不过是西方国家想象的“神话”而已。与此同时,还需要对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发展保持警惕。可持续发展其实质还是发展经济,是指的经济的可持续性,至于环境还是被弃之不顾。正如哥伦比亚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图罗·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所说“被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构建的经济和生态认识论与政治的融合,意在形成如此印象:只需小小的调整以适应经济体系就可以开启经济健康发展的时代,如此便掩盖了这样的事实:没有实质性的改革,经济框架自身内没有任何希望可让环境找到容身之所”(197)。艾斯科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虚假面目,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把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移至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从而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然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地球的生态环境却是一个全球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变得稀薄、北极冰帽融化,这些问题也同样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与生存;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却又指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缺少环保意识。由此可见,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下重新审视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与环境的关系对当下全球生态环境、维护生态正义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已面临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局限如何平衡的困局,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审视西方发展文化霸权思想,充分认清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的本真面目以及其对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指责,意义依然十分重大。

(三)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文本阐释。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主要着眼点在文化/文学话语体系,因此进行文化/文学文本阐释也是其中心任务之一。进入视野的首先就是原欧洲宗主国的原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和作品: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非洲国家如南非等。文本中的动物、田园书写(pastoral writing)、后殖民思想、生态环境等后殖民思想与生态话语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2008年布克奖获得者、印度年轻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的小说《白虎》(*The White Tiger*)叙事中的动物园和动物隐喻被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并被指出“动物意象不仅成为反映印度殖民历史嬗变和后殖民复杂权力关系的媒介,而且也成为表达作者生态思想

和价值观的载体”(姜礼福 89)。加拿大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被指出“女性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承受更大的伤害,这一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生态伦理学中探讨的环境正义问题之一;女性对自然的天然亲近也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策略;对动物惨境的描述暗示了女性所处的类似境况”(张冬梅 傅俊 144)。南非作家、20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J. M. Coetzee, 2006 年后定居澳大利亚)作品中的田园和动物书写成为研究热点,其小说《耻辱》(*Disgrace*)被看做是“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王丽丽 162)。其他如澳大利亚作家皮特·古德沃什的《维希》(*Wish*)、南非作家扎克斯·姆达(Zakes Mda)的《唤鲸人》(*The Whale Caller*)、加拿大作家玛丽安·英格尔(Marian Engel)的《熊》(*Bear*)、加拿大作家芭芭拉·苟迪(Barbara Gowdy)小说《白骨》(*The White Bone*)等被看做是展示动物情感世界的经典之作,表明动物并非比人类低等的、无情感物种;这些小说都成为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殖民生态文学经典之作。

除此之外,经典作品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黑暗的心脏》(*Heart of Darkness*)、《动物庄园》(*Animal Farm*)等被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者重新解读,挖掘其包含的西方帝国侵略殖民历史、生态意识缺失等的佐证。无论如何,后殖民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文学批评理论,挖掘文本中的后殖民生态思想都是其任务之一。美国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倡导的文学研究的“环境的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Buell 1)依然对当下全球化的生态恶化意义深远。

结语: 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未来

目前,国内对后殖民生态批评已有介绍。有中国学者把后殖民生态批评看做是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江玉琴 88)和“第三次浪潮”(朱新福 张慧荣 30),理解稍有偏颇。哈根和蒂芬对“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这一定义界定非常清楚,指出“虽然术语‘绿色后殖民主义’(green postcolonialism)或者更常用的‘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经常

相互交替使用,但是后者这个不同的名词和性状形容词的组合暗示着后殖民主义是第一位的,而生态批评是第二位的,生态批评被用作渲染主题修正理论”(Huggan and Tiffin, “Postcolonial” 23)。哈根和蒂芬放弃了“绿色后殖民主义”,转而使用“后殖民生态批评”意在强调其是此理论的“第一位”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故而后殖民生态批评可谓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生态转向”和后殖民主义的新潮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后殖民生态批评也为生态批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疆域,也必然导致生态批评研究的“后殖民主义转向”(postcolonial turn)——生态批评是第一位的、后殖民主义是第二位的。

后殖民生态批评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化/文学批评理论,概念非常复杂;这个特点首先是由其两大渊源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决定的。如前所述,后殖民主义既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概念,包容且驳杂;同时,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文学批评还是发展中的理论,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科学生态学、生态伦理等的联系也使其以杂糅理论著称。由此不难看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复杂性也自有其原因;也正是其带有解构、权力话语等特质的跨学科性和复杂性,使得这一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尤其在当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时代,以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思考全球环境和经济发展等问题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预见其未来空间广阔。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Ashcroft, B.,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1st.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89.
-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5.
- Cilano, Cara, and Elizabeth DeLoughrey. “Against Authenticity: Global Knowledges and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14. 1 (2007): 71-86.
- Crosby, Alfred.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 Curtin, Deane.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a Postcolonial Wor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DeLoughrey, Elizabeth, and George B. Handley. *Postcolonial Ecologies: Liter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P, 2011.
- De Rivero, Oswaldo. *The Myth of Development: The Non-Viable Econom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
- 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5.
- Glotfelty, Cheryl,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xviii-xix.
- Hart, Jonathan. "Traces, Resistances, and Contradictions: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stcolonial Theories." *Arachne* 1. 1 (1994): 69-85.
- Huggan, Graham, and Helen Tiffin. "Green Postcolonialism." *Interven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9. 1 (2007): 1-10.
- .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姜礼福 "寓言叙事与喜剧叙事中的动物政治——《白虎》的后殖民生态思想解读",《当代外国文学》1(2010): 89-95。
- [Jiang, Lifu. "Aravind Adiga'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White Tig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0): 89-95.]
- 江玉琴 "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新维度",《当代外国文学》2(2013): 88-97。
- [Jiang, Yuq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 New Dimension for Eco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3): 88-97.]
- 苗福光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1-10。
- [Miao, Fuguang. *D. H. Law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UP, 2007. 1-10.]
- Mukherjee, Pablo. "Surfing the Second Waves: Amitav Ghosh's *Tide Country*." *New Formations* 59 (2006): 144-57.
- Plumwood, Val. *Environmental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 Sachs, Wolfgang,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7.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 生安锋 "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和少数人化——霍米·巴巴访谈录",《外国文学》6(2002): 56-67。
- [Sheng, Anfeng. "An Interview with Homi F. Bhabha." *Foreign Literature* 6 (2002): 56-57.]
- 盛宁 "'后殖民主义': 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1997): 87-96。
- [Sheng, Ning. "'Post-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within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1 (1997): 87-96.]
- 唐晓忠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解析",《当代外国文学》3(2012): 25-32。
- [Tang, Xiaozhong. "Spivak's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Reconsidered."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2): 25-32.]
- 王丽丽 "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评1999年布克奖获奖小说《耻辱》",《当代外国文学》3(2000): 162-65。
- [Wang, Lili. "An Elegy on Colonialism: A Review of *Disgrace* (Booker Prize, 1999)."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0): 162-65.]
- 王莉娜 苗福光 "生态批评述评",《山东外语教学》4(2004): 53-56。
- [Wang, Lina, and Miao Fuguang. "A Review of Ecocriticism."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4 (2004): 53-56.]
- 王宁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概观",《外国文学》5(1995): 78-84。
- [Wang, Ning. "A Survey of Trends in Post-colonialist The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5 (1995): 78-84.]
- 杨金才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与缺失",《当代外国文学》4(1999): 150-57。
- [Yang, Jincai. "Radicalization and Deficiency of Postcolonial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1999): 150-57.]
- 杨乃乔 "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 ——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人文杂志》1(1999): 131-37。
- [Yang, Naiqiao. "Post-colonialism or New Colonialism? From Colonialist Literary Theory to the Rise of Orientalism."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1 (1999): 131-37.]
- 张冬梅 傅俊 "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外国文学研究》5(2008): 144-52。
- [Zhang, Dongmei, and Fu Jun. "An Eco-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8): 144-52.]
- 朱新福 张慧荣 "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4(2011): 24-30。
- [Zhu, Xinfu, and Zhang Huirong.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1): 24-30.]

(责任编辑:王峰)